

文学的鲁滨逊：

木心的前半生

(1927—1956)

夏春锦 著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主编：夏春锦 周音莹

文学的鲁滨逊： 木心的前半生

(1927—1956)

夏春锦 著

乌镇：予仍频忆江南古镇

从学：少小的我已感知传统的文化

出走：一心要做知易行难的艺术

校内校外：青春必须动

幸遇师尊：我才野性稍戢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文学的鲁滨逊：木心的前半生：1927—1956 / 夏春锦著. — 北京：华文出版社，2020.10
(知新文丛 / 夏春锦，周音莹主编)
ISBN 978-7-5075-5329-1

I. ①文… II. ①夏… III. ①木心—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27269号

文学的鲁滨逊：木心的前半生 (1927—1956)

作 者：夏春锦
责任编辑：胡慧华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100055
网 址：<http://www.hwcbbs.com.cn>
电 话：总编室 010-58336239 发行部 010-58336212 58336238
责任编辑 010-58336197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8.5
字 数：170千
版 次：2020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20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075-5329-1
定 价：48.00元

文學的魯濱遜

念樓題端



目 录

序 言 / 孙郁 001

小引：“木心是谁？” 001

第一章 乌镇：“予仍频忆江南古镇” 009

说起乌镇，现在已是举世闻名的国际旅游目的地和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举办地。但对于木心而言，这里就是他的故乡，既是他人生的起点，又是他的最后归宿。木心少年时代从乌镇出发，经杭州、上海、纽约，最终又回归乌镇，用尽一生，为自己画就了一个圆满的人生轨迹。

第二章 从学：“少小的我已感知传统的文化” 033

两位老师言之谆谆，诚心诚意地希望木心今后成为学贯中西的人物。这应该是母亲沈珍的有意安排。正是在他们的精心辅导之下，希腊神话、四书五经、《圣经》，同时成了木心必须背诵的内容。他不仅有系统地阅读了古文，还通过阅读大量世界性的书，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

第三章 出走：“一心要做知易行难的艺术家”

065

抗战的胜利，像一剂强心针，使早已死气沉沉的杭州城顿时活力四射。人们在战乱中压抑得实在太久，无论是官方还是民众都需要一场足以驱散恐慌与寂寥的狂欢。被木心所最先觉察到的是文化界的动静，杭州城内呼地冒出许多画画儿的、编报的、演戏儿的，一时间热闹非凡。这些人大多从大后方回来，九死一生，不免要以胜利者自居，显出意气风发的样子。而木心这个惨碌少年，初入“文化界”，一时竟难以适应。但为了心中的“画家梦”，他还是看样学样，努力周旋于其中。

第四章 上海美专：“这是我的艺术之门”

085

进入上海美专求学后，木心一心投入自己艺术人生的这个“筹备期”，很快就融入到了他苦等了三年的学习生活之中。与在杭州时的“道具服装风度上的兴趣的虚荣”相比，此时的木心迫切地想用全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来塑造自己。

第五章 校内校外：“青春必须动”

109

木心坦言：“上海美专无疑是我快乐的淘气竞技场，与往昔踽踽独行在西子湖畔的惨碌少年已经判若两人，青春必须动，静的青春往往流于自残。”他虽然看不上本地帮，对外地帮也有些恨铁不成钢的意思，但对外地同学中活跃的一批“文艺工作者”却心存好感，并且与他们越走越近。

第六章 幸遇师尊：“我才野性稍戢”

147

木心自己说过是因为与夏承焘的“诗词往还，我才野性稍戢”。以木心向来精粹节俭的语言，这是审视夏承焘对其影响至关重要的当事人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影响，还有什么比性格的同化还要来得深刻的呢？

木心也坦言自己受到过林风眠艺术上的恩惠。他当时极渴望与自己同时代的艺术同仁们进行交流，在欣赏其作品的同时，也能亲近其人，从中得到他们的启迪与教诲。林风眠无疑就是这样一位勇猛精进的当世画坛巨匠，此时近在咫尺，正可以追随其后，亲之敬之，彼此慰藉，相互温暖。

第七章 解放前后：“此心耿耿欲何之” 163

当一切开始尘埃落定，旧的已经打破，新的秩序就要建立起来的时候，木心突然发现自己心中始终葆有的还是对文学艺术的那份痴情与热情。辞职，于是成为他理所当然的选择。在他看来，中学教师的职业是一种温暖、安定、丰富的“常人的生活”，这种生活对于他所追求的艺术是有害的，他不要。他真正需要的是“凄清、孤独、单调的生活”，以为这才是艺术家应该拥有的生活状态。福楼拜曾说过：“如果你以艺术决定一生，你就不能像普通人那样生活了。”木心于是听从了福楼拜的话。

第八章 小镇中学教师：“我好比笼中鸟” 205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头几年，木心就这样在育民中学里平静地教着他的书，与有限的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相往还，生活还算自在，心情也是愉悦的。尽管如此，福楼拜的教诲，特别是那句“艺术广大已极，足以占有一人”总是会在心底涌起，庸常的日子毕竟容易使人麻木，为此木心的内心也有自我冲突的时候。他写过一首题为《小镇上的艺术家》的诗作，述及这一段生涯，似乎是有意在向读者袒露他彼时的真实心境。

后 记 232

附录：木心年表（修订版） 237

主要参考书目 254

序 言

木心去世后，世人对他的怀念一直没有中断过。我曾在杭州、北京等地参加过他的诗歌朗诵会，发现到会的都是青年，喜欢他的并非都是文学圈子里的人。青年人的欣赏他，原因自然有种种，但其中不乏一种对古风的追慕，古希腊与中国六朝精致的美，我们于今人笔下久矣不见，而竟复活于其笔下。众人人为之欣然而往，不是没有道理。我们常人的世界里，不太易这样地说话，这样地思考。他的存在，既显得遥远，也很亲切。

十几年前读他的作品，觉得文风古雅，笔底灵思种种，有点晚清文人的样子。浅显里是幽深之谷，讲究中又多见率真之气。关于此，陈丹青有过诸多介绍，青年读者的评论也丰富了人们的认识。而夏春锦这本传记，显得更为系统，介绍了木心生平诸多细节，先前读者朦胧的地方，渐渐清晰起来。一个个人物登场，一缕缕愁思聚散，还有惊心动魄的生死瞬间，就这样与我们面对着。

我曾在乌镇的会议上，认识了夏春锦先生，那天看到他带来的桐乡文史资料，知道他是乡邦文献的研究者。桐乡乃人杰地灵之所，六朝以来文人的书卷气，至民国气象渐盛。乌镇的茅盾，石门镇的丰子恺，高桥的太虚大师，都是满腹经纶的人。后来读到《木心考索》，知道古风流转何以孕育出许多人杰。我们平常之人读书止于理趣，夏春锦却寻觅那理趣背后的东西，那些被作者隐去的本事和旧曲，悄然涌动，读之不禁生叹。《文学的鲁滨逊：木心的前半生（1927—1956）》是桐乡文人史奇妙的一章，多了先前艺术家没有的东西。看似人物轨迹的描摹，实则也在为时代画像。笔法呢，远离了八股，行文持之有据，不涉虚言，个体命运在时代风潮里的起落，以及诗意的精神在灰暗里的喷吐，都有特别的交代和展示。

描述木心，显然有许多难处，倘不了解其气质，或掌握充足材料，易滑入空泛论。除了一般史料的功夫之外，还需文学与美术的领悟力，惟有在多重艺术空间的转换里，方能窥见其修辞的策略，诸多谜底，也随之得以解开。我读这本书，发现了一些先前没有注意到的人与事，看到的是风雨里的安宁，凌乱里的秩序。木心一生坎坷，但文字里却没有什麼苦楚的痕迹。他早已是抹去了尘世的恩怨，那心绪有古人超然之气。先生早年受到了特殊的教育，很小就接触《周易》《大乘五蕴论》等书，家庭的习佛风气又沐浴了思想，内心不乏灵性的体验。他在上海美专开始瞭望到艺术世界的远景，不久又得到哲学思想习染。值得一提的是他和茅盾家族的关系，因了这位前辈的藏书，自

己的眼界大开，感受到了美术与文学间的共同的东西。从色彩到文字，形象到理念，各类元素悉入脑际，洗刷掉了传统读书人的暮气。温习这些旧事，当使人重见旧时风气，那一代人的心事与文事，在今天的青年那里不易见到了。

人们都说木心有着传奇的一面，但仔细想来，也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他生活在革命的年代，也曾是激进的青年。那动荡年月浪漫的歌谣，纠缠的也有尼采和福楼拜的遗风，这使他没有陷入海派时髦青年的幻境里，却成了喧闹时代的独行者。在起起落落的命运中，可贵的是一直有一种不变的东西。他善于独处，将自己放逐于清冷之地，笔触探入心底，每每荡出波澜，那纤细之音和高雅之调，绘出革命时代独思者的精神之图。这一切与鲁迅、林风眠亦多交叉的地方，他自己衔接了这两位艺术家的某些精神。即便在落魄的时候，依然保持着自己的高贵，于是我们恍然领悟，他的亲近纪德、加缪，可能都有所寄托。左翼思想也是开放的，特立独行和不谙世事的选择，是浪漫之中的另一种浪漫。

我读木心时，觉得看似简单的句子，其实是有精心的经营的。他带有一丝唯美的洁癖，采蜜般飞在各类色彩的世界。一般人的写作是从自己的经验出发与世界交流，他却相反，从世界的经验返回己身，六经注我的用意也是有的。那些远古的知识不再是冰冷的存在，在其笔端都有了温度，所以，成了没有艺术边界的游历者。在对艺术的态度上，他是一个泛爱的人，人间一切有趣的诗文，都吸引自己驻足，打量中奇思漫漫，那

些亮点也成了其生命的一部分。这不仅与京派文人不同，和海派亦有很大的距离。说他是五四的子遗，似乎亦不确切，他的跨界的顿悟，早已洗刷了世间的陈迹，拥有的是中古文人冷观之眼。许多文字是写给自己的，自己与自己的交流，但却醒悟了世间的人们，我们何曾这样有过内心的追问？先生行乎无方，飘忽无所，却终于修成正果。他知道，救赎的办法不在外在的世界，只有自己的文字，他的写作让我们看到了汉语的潜能。

而这一切，很长时间并未引起批评家的注意。当代的批评界多是怠慢了木心，他们的沉默好似缘于作品的简约，没有大起大落的惊艳，对于时代的记录过于冷僻。与之相反的是，民间的青年却那么关注这位作家，他们看到了这位老人与自己的亲昵之感。木心不仅告诉我们学问与艺术的关系，也告诉世人，在没有趣味的地方，如何发现趣味，且与之相互依偎。在他那里看不见对于金钱与权力的崇尚，辗转于风尘之中，却未染世俗之气。世人倾利，木心钟情；众生慕名，木心贵智；名士趋时，木心感旧。此其与常人不同之处，我们模仿先生，往往不得要领。

一个作家的文字倘被青年所反复阅读，那就真的活在这个世间了。夏春锦的书提示我们，先生留下的遗产，对于苦苦行路的青年而言，乃雾中之风，沙漠之泉。章太炎当年提倡独异的个性，但识之者易，行之者难。木心一生耐得寂寞，于文图中化苦为乐，收获的是人间至美。他说生命的特点是时时不知

如何为好，看似悲观，却有悟道的安然。当生活艺术化的时候，因了艺术之神的存在，便不再孤寂。艺术地活着，才有活着的艺术。过去我们解之不多，现在有了新的例证。

孙郁

二〇二〇年一月五日于海口老城

小引：“木心是谁？”

一

“木心是谁？”

对于这个问题，回答可谓众说纷纭。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担任纽约《美洲华侨日报》副刊主编的诗人王渝说：“第一次收到木心的稿件，感觉是惊艳。怎么有人写得这么好，这么与众不同？他的书写不带一丝当时的大陆文风。这位来自大陆定居此地的作家，像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孙悟空。”^①

比木心小十岁，如今在台湾岛内已是辈分最长的出版家、作家、诗人隐地说：“他的文字很好，一流的作家，毫无疑问。”“他

^① 王渝：《木心印象》，《木心纪念专号：〈温故〉特辑》，刘瑞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33页。

可以说是‘作家中的作家’。”^①

当下台湾新生代小说家伊格言说：“他是一个有很好家世背景，用我们的话说‘很好命’的写作者，又是画家，西学也那么好，可以说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大作者’。”^②

与木心文学交流持续二十余年，现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英语系终身教授的童明说：“木心是以世界精神为体的中国作家。他与世界思想和文学的相通，体现着他与现代的中国思想和文学的相关。”“木心也是‘飞散’作家，是中国文化向世界飞散的实证。对我们而言，木心风格的意义应该是：中国文学在他的风格中获得了极丰富的世界性内涵。”^③

最早在大陆推介木心的学者陈子善说：“木心先生有高远的抱负，他要打破传统意义上的散文的界限，在散文创作中融入诗、小说、评论诸多因素，使之成为一种崭新的文体。”木心不仅是“散文大家”，还应该是“文学大家”，“其实是一位文体家”。^④

在文学杂志上偶遇木心作品的作家陈村说：“他迟迟没在内地出现，我是在文学杂志上邂逅他的文字和名字，读罢如遭

① 刘道一：《文学往事》，《木心逝世两周年纪念专号：〈温故〉特辑》，刘瑞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47页。

② 同上书，155页。

③ 童明：《木心风格的意义：论世界性美学思维振复汉语文学》，《读木心》，孙郁、李静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22—23页。

④ 《姗姗来迟，毕竟还是来了》，《素描》，陈子善著，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104—105页。

雷击，不可能再忘记这个人的存在。我终于发现，生活在我同时代的人中，在中文写作中，还有这样的一位前辈。”^①

木心弟子，画家、文艺评论家陈丹青说：“木心先生可能是我们时代唯一一位完整衔接古典汉语传统与五四传统的文学作者，同时，在五四一代以及四十年代作者群中，我们无法找到与木心先生相近似的书写者——此所以我称木心先生是一个大异数，是一位五四文化的‘遗腹子’。”^②

学者孙郁说：“木心的文字和近五十年间的流行文化没有什么关系。他虽经历了种种磨难，但思路却未被俗事所累，能在更高远的层面上打量问题。他具有五四文人的古典文学修养，也深味西方艺术的流脉。……木心深味鲁迅文体的意义，但他跳出了鲁迅式的藩篱，从本土的焦虑进入了人类的焦虑，是游走于世界的狂士。”^③

此外，就木心的文学成就而言，也有人说木心被高估了，与此同时，也有人回应说木心被低估了。总之，三十年来，世人对木心的印象和评价主要基于对其艺术作品的认识和感知。虽然至今还没有定论，但木心及其作品的影响力和知名度的日渐扩大，已经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古有“知人论世”之说，鲁迅亦曾指出：“世间有所谓‘就

① 陈村：《关于木心》，《读木心》，孙郁、李静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3页。

② 陈丹青：《我的师尊木心先生》，同上书，11—12页。

③ 孙郁：《游走于世界的狂士》，同上书，249页。

事论事’的办法，现在就诗论诗，或者也可以说是无碍的罢。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①笔者一向认为木心一生的际遇与他的作品、尤其是与他内心历程的关系，比多数文学家来的更其紧密、幽邃、深沉，如果缺乏对木心生平及思想状况的了解，孤立地来解读其作品，多数时候会流于浅薄，至少无法抵达作者最真实的创作意图。随着木心读者与研究者对其作品阅读与研究的深入，人们对木心其人的生平也是越发感到好奇，有着进一步了解的强烈愿望。可问题是，因为主客观的原因，时至今日木心的人生履历，仍然是一个又一个待解的谜团。

二

要了解和理解一个作家的心路历程，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撰写一部传记。但真要写一部木心的传记，又谈何容易。

对于自己的传记，木心时而“像哈代一样非常厌恶别人为我写传记”^②，时而又对后学“抱着洪大的希望”，嘱咐对方今后去写《木心评传》^③。木心自己甚至立下颇为宏伟的写作计

① 《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鲁迅全集》，鲁迅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444页。

② 《云雀叫了一整天》，木心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219页。

③ 《木心致台湾读者信》，林慧宜提供，《木心纪念专号：〈温故〉特辑》，刘瑞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228页。

划，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就在酝酿一部“传记性”的《瓷国回忆录》，声称字数要达两百万。尽管最终都没有完成，但从中可见木心的自我期许。

较之其他作家，当前木心生平资料的匮乏尤为明显，这是木心传记能否写成的决定性因素。究其原因，笔者以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就木心个人而言，自青年时起即推崇福楼拜“呈现艺术，退隐艺术家”的艺术观和方法论，几乎不在作品中直接叙及家世和生平经历。就目前已经出版的著作来看，只《鱼丽之宴》中的访谈和《迟迟告白》《战后嘉年华》等少有的几篇纪实性文章中较多述及。即使是在访谈中，访谈者有意追问，木心亦使用障眼法，避重就轻，化实为虚，使人捉摸不透。又，在创作上木心精于“步虚”之道，强调“不要太老实”^①，认为写作“老老实实写，没什么好写的”^②。他在向学生讲解《童年随之而去》一文时特别强调了这一观点：

我纪实？很多是虚的。全是想象的吗？都有根据的。写写虚的，写实了；写写实的，弄虚了——你们画画的几位，实的有本领，虚的不行。

道家语：“天风吹下步虚声。”“步虚”，在空的地方走。

① 《木心谈木心：〈文学回忆录〉补遗》，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25页。

② 同上书，32页。